

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對 大陸及外籍配偶現況之啟示

劉珠利

中文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於將現有的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之研究報告與文獻，和「婦女主義理論」的本質作連結。婦女主義理論提出的是一個互扣（interlocking）的壓迫系統的概念，認為對有色人種形成壓迫，並不是單一的壓迫源，而是一個全面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被壓迫的原因來自於個人的性別、種族、社會階級。就整理現階段的研究報告與文獻並對照婦女主義理論的本質中發現，目前的臺灣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對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的壓迫系統，而且這個系統中的各個環結，是環環相扣的，從婚姻仲介業者、媒體、未來及鄰居、學校老師、警察人員的態度，以及臺灣的移民法規，無形中都在對其歧視與壓迫的事實。就現階段的文獻中，尚未出現有關臺灣醫療體系在這方面的問題。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最後對各層面的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字：婦女主義理論（womanism）、大陸配偶、外籍配偶

壹、前言

本文的主旨在於從「婦女主義理論」（Womanism）的觀點，來分析大陸及外籍配偶所遭遇的問題現況。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的數量，逐年增加，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根據內政部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出版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報告」中指出，至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底，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的統計資料中顯示，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合計為 247,966 人（外籍配偶為 93,751 人，大陸配偶為 154,215 人）（余政憲，2003）。在產業持續外移大陸及婚姻仲介業的推波助瀾之下，可以預見外籍及大陸配偶的數量，將會持續增加。而這一群文化背景與臺灣人民不同的人口，在融入臺灣社會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獨特的問題，社會工作人員也已經關心與注意到這個現象。許多臺灣的學者們也都陸續的提出大陸配偶

與外籍配偶在臺灣生活適應問題的相關研究報告（沈偉如、王宏仁，民 92；黃森泉、張雯雁，民 92；韓嘉玲，民 92；邱方晞，民 92；陳淑芬，民 92）。這些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和西方近二十年來新興的「婦女主義理論」內容（為免重複贅述，理論容將於下一節中，再行詳細說明）是相互呼應的，然而現階段「婦女主義理論」對臺灣而言，仍然相當陌生，所以目前的研究報告中，尚無學者將兩者之間作一連結，實為可惜；再者，許多相關的研究報告，已經開始重複出現相同的結果，因此，借用一個理論，將目前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加以統合，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可以讓社工人員有系統的瞭解問題，有系統的擬定行動計畫。基於上述理由，筆者嘗試將現有的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之研究報告與文獻，和「婦女主義理論」的內容作連結，作為本文的主旨，期望達成下列三個目的：一、介紹婦女主義理論的內容；二、借用婦女主義理論的架構，將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加以統合，概念化；三、根據統合的結果，針對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提出一些建議與思考。

要特別說明的是，臺灣現行的法規中，將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視為二群不同屬性的人口，所以在居留權等方面，有不同的規定。然而相對於臺灣配偶，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都是屬於外來的，非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都同屬於臺灣社會中的「非主流」人口。由於本文採取婦女主義理論

的觀點，意即採用社會中主流與非主流人口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因此在本文中，將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均定義為臺灣社會中的「非主流」人口，而一同納入討論。

貳、婦女主義理論（Womanism）的內涵

自由主義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激進學派等，是人們較為熟悉的女性主義理論的學派，除了這幾個學派之外，尚有一個學派——婦女主義——是較少人會提到的。「婦女主義」一詞是西元 1980 年期間，由 Alice Walker 所提出，在當時獲得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大力宣揚，並陸續投入理論的形成過程，經由她們的努力，婦女主義也就正式成為女性主義諸多理論中的一個理論。婦女主義理論又被西方的女性主義學者稱之為：「黑人的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t），或是「有色人種的女性主義」（feminist of color）（Hudson-Weems, 2001）。顧名思義，這一學派的理論，是從黑人女性在北美洲生活的生命經驗中發展出來的，發展出這一派別的女性主義學者，也都是西方世界的黑人。Hudson-Weems（2001）對這一段發展的過程，作了如後的介紹：黑奴制度（slavery）是十九世紀時，北美州盛行的制度，從非洲被販賣到北美州的黑人，不論男性或女性，都受到白種人極大的壓迫與欺侮，不僅喪失尊嚴與自由，許多屬於人的權利也都被剝奪殆盡。二十世紀初，北美州的白種女性開始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也讓女性主義的思想開始抬頭，當時的女性主義學者都是白種女性，她們從自己的生命經驗

出發，認為女性不應該再繼續處於被男性壓迫的處境之中，應該積極的脫離壓迫，追求男女平等，因此，脫離男性及父權社會的壓迫，就成為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思想。然而，Jaimes* Guerrero (2003) 認為，這階段的白種女性，只為白種女性爭取平等，這些女性雖然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但是她們對於有色人種的女性，其實仍舊帶有種族歧視的偏見，甚至於認為只有白種女性才能享有男女平等的權利，所以當女性主義開始發展的年代，當時帶領風潮的人只有男女平等的觀念，並沒有種族平等的觀念。

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束，黑奴得到解放，因此黑人得以在北美州展開新的生活。許多黑人及其後代積極力爭上游，成為專業人士，作家，及學者。這些作家與學者認為，白種女性受壓迫的經驗，並不同於黑人女性受壓迫的經驗，舉例來說，白種女性只受到白種男性的壓迫，而生活於北美州的黑人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來源是較多的，黑人女性除了受到男性的壓迫之外，還受到白種男性與女性的壓迫，同時也遭受到種族歧視。除此之外，黑人女性和男性之間及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和白種女性不同，黑人女性生活在可能被白種男性性侵害的恐懼與威脅之中，而和她們同為黑人的男性，因為同樣屬於被白種人欺壓的對象，因此黑人男性並不能夠強而有力的保護她們，所以形成黑人女性並不期待自己能夠依賴男性，反而因為這樣的狀況，讓她們學會堅強以保護自己及保護家人，也讓他們女性之間共同合作抵制外來的欺壓，所以女性之間就

發展出深厚的姐妹情誼 (sisterhood)。也由於黑人共同的被壓迫的經驗就是來自於社會的種族歧視，所以黑人女性對自己所屬的黑人社區，發展出強烈的認同感，也體認到只有團結才能共同抵抗外侮。由於這些作家及學者體認到黑人女性不同於白人女性的經驗，1980 年代 Alice Walker 提出「婦女主義」一詞之後，她們就逐漸發展出符合黑人及有色人種經驗的婦女主義理論 (Hudson-Weems, 2001)。

婦女主義理論的鼻祖 Walker (1982) 認為，「婦女主義理論」有四個特色，分別是：認定黑人婦女是負責的，認真的，對成熟的事情深感興趣，表現出成熟的行為舉止；是專屬於黑人女性或是有色人種女性的理論；雖然是專屬於有色人種女性的理論，但是目的並不在於離間白種人及有色人種，其目的還是在於促進全人類的生存福祉及團結；是一個強調「愛」的理論 (轉引自 Liu, 1999)。Reed (2001) 解釋道，Walker 雖然是婦女主義理論的鼻祖，但是 Walker 當時提出的只是一個想法 (idea)，Walker 並不會將這個想法具體化成為理論。

往後陸續投入婦女主義理論領域的學者，逐漸將 Walker 的想法理論化，並將此理論的重點聚焦於：社會中不屬於主流文化的婦女，她們常常因為自身的性別、種族、社會階層等因素，而遭受到多重壓迫 (multiple oppressions)，進而對她們的身心發展、婚姻、前途發展等，造成負面的影響，甚至於剝奪她們的機會與人權 (Jaimes* Guerrero, 2003; Phillips & McCaskill, 1995)。因此，「非主流文化的

婦女所遭受的多重壓迫」就成為婦女主義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

Sauliner (2001) 及 Smith (1986) 對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提出了社工人員應該注意的重點。Sauliner (2001) 認為婦女主義理論提出的是一個交互相扣 (interlocking) 的壓迫系統的概念，婦女主義理論認為對有色人種形成壓迫，並不是單一的壓迫源，而是一個全面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被壓迫的原因來自於個人的性別、種族、社會階級，女性被男性壓迫，女性的非主流人口 / 有色人種被主流人口的男性及女性壓迫，低社會經濟階層的女性非主流人口 / 有色人種在這個龐大的系統中，被層層的剝削，Smith (1986) 認為，婦女主義理論內容，就是相信對於非主流的婦女產生壓迫的，不是單一因素，而是一整套壓迫的系統，婦女主義理論就在於將這一龐大的壓迫系統中的因素，逐一分析出來，逐一的加以挑戰並促成改變，而這一龐大的壓迫系統包括：主流社會先有的先入為主的種族歧視 (racism) 及性別歧視 (sexism)，因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進而剝奪非主流婦女的工作權、受教權，甚至於因為她們的身分 (種族) 的關係而剝削她們的工資；種族歧視也會讓非主流婦女在就醫過程中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或是當她們因為遭遇到強暴、家庭暴力、性騷擾等問題而向警察等公權力單位求助時，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種族歧視也可能讓她們被排除在社會福利制度之外。因此，Smith (1986) 認為，婦女主義理論就是要將非主流的婦女經驗完整的呈現給世人瞭解，讓非主流的婦女

能夠互相支持，互相增權 (empower)，並促成每一個造成壓迫的系統的改變。Smith (1986) 並舉出英國、紐西蘭等國的婦女主義組織，目前都著眼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經濟壓迫」之間，如何環環相扣，互相交互作用，進而造成對有色人種的全面壓迫，造成有色人種被剝削工資工時，在惡劣的環境中工作，缺乏醫療資源，身心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根據婦女主義理論的內容，Smith (1986) 認為，經濟體系、醫療體系、教育體系、工作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等主要系統，都必需重新檢視，系統中是否對有色人種的婦女造成不平等？除了改變造成壓迫的系統之外，整體社會必須有效的排除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才是營造出平等的環境最根本的作法。Smith (1986) 建議，可以學習黑人女性經由舞蹈、音樂、文學創作，讓主流社會的人們對非主流的文化有更多的認識，相關的專業助人機構，都應雇用非主流的婦女，才能夠真正的提供非主流的婦女所需要的服務。Sauliner (2001) 則認為，整體社會應該要提高種族意識，讓每一個人以他們來自的種族為榮，同時也教導人們相互尊重彼此的種族與文化。

參、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分析

一、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

目前這方面的文獻所呈現出的問題，大致上可以分為：飲食適應問題 (陳庭芸，

民 91；黃森泉、張雯雁，民 92；顏錦珠，民 91），氣候適應問題（陳庭芸，民 91；黃森泉、張雯雁，民 92；顏錦珠，民 91），婚姻問題（邱方晞，民 92；陳淑芬，民 92；黃森泉、張雯雁，民 92；韓嘉玲，民 92），婆媳相處的問題（沈倬如、王宏仁，民 92；陳庭芸，民 91；黃森泉、張雯雁，民 92；顏錦珠，民 91；韓嘉玲，民 92），子女教養，教育問題（黃森泉、張雯雁，民 92），及求助問題（陳淑芬，民 92）。這似乎和土生土長的臺灣婦女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然而，具體的檢視問題的內容時可以發現，事實上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所遭遇的問題內容，和臺灣婦女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因為她們的種族／身分，及社會經濟階層的關係，使得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所遭遇的問題內容，有其特殊性。

當一個婚姻關係剛形成之初，必然有男女雙方及其家庭需要相互適應之處，然而大陸及外籍配偶除了相互適應的問題之外，還都面臨被限制與被控制的問題。黃森泉、張雯雁（民 92）以兩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為研究對象，發現她們在婚姻關係剛形成之初，因為夫家的人及鄰里間普遍認為外籍配偶嫁來臺灣，原因都是貪圖夫家的錢，企圖以嫁給臺灣人來改善娘家的經濟狀況，因此在她們剛嫁來臺灣時，夫家的人都以高壓的姿態來對待她們，將她們視為次等公民，而且當她們嫁來臺灣之後，夫家所有的家務工作就完全落在她們身上，其他人就負責監督她們。由於她們來自東南亞國家，所以學習臺灣的語言文字是很重要的事，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學習臺灣的語言文字，常常

成為臺灣的夫家展現權力與控制的議題。陳源湖（民 91）就指出，一些南臺灣的夫家認為讓外籍配偶學習臺灣的語言文字，無異是提供一個可能破壞家庭的機會。夫家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因此就剝奪他們的外籍配偶學習並進一步可以較好的適應臺灣的機會。黃森泉、張雯雁（民 92）也指出，雖然她們也想參加當地政府所舉辦的識字班，然而夫家的人都認為她們出去就會結交壞朋友，因此有些家庭就以家務、小孩來絆住她們，有些家庭就明白的表示不讓她們出去。除了外出行動受限之外，甚至打電話回東南亞的娘家或是朋友，也同樣被夫家所限制。這種明顯的被控制被限制的情形，也都出現在陳庭芸（民 91）、顏錦珠（民 91）、沈倬如、王宏仁（民 92）的研究當中，足見「控制」是迎娶外籍配偶的家庭固定的動力關係。

陳淑芬（民 92）以遭受家庭暴力的大陸配偶為研究對象，也同樣發現在婚姻關係中，夫家的人對於大陸配偶都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認為她們不是企圖來享受較好的生活，就是企圖來臺灣賣淫，並不認為這樣的配偶對丈夫是有情感的，因此常常顯示出，她們是被買來的輕蔑態度。陳淑芬（民 92）指出，受訪的大陸配偶對於這樣的對待，覺得被歧視也非常難以接受。

為何迎娶大陸及外籍配偶的家庭，會如此的「控制」他們的配偶？邱方晞（民 92）的研究就指出，有些經由婚姻仲介業者撮合的婚姻，婚姻仲介業者甚至一開始就教導夫家要緊扣經濟，不能給她們太多金錢，以免家庭破裂，同時夫家也將這種

限制擴展至她們在外交友的層面。一開始就已經接受的「婚前教育」，就變成了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婚後就難以改變。夏曉鵬（1997）也沉重的指出，臺灣的媒體將臺灣人內心深處對外籍配偶大量進入臺灣，成為臺灣人的母親的恐懼成功的反射出來，藉由個案來強化臺灣人對大陸及外籍配偶的負面印象。少數的負面個案，都被媒體以聳動的方式報導，歧視及刻板印象就在媒體的幫助之下，變得牢不可破。

除了先入為主的偏見，媒體炒作的因素之外，尚有另外一個可能造成「迎娶大陸及外籍配偶的家庭，會如此的「控制他們的配偶」的因素，就是臺灣傳統婆媳間的角色關係。上述研究所指的「夫家的人」，除了丈夫之外，還包括公婆及丈夫的兄弟姐妹。有趣的是，陳庭芸（民 91）、顏錦珠（民 91）、沈倬如、王宏仁（民 92）的研究都共同指出，在夫家中，對大陸及外籍配偶限制最多，或是執行限制及控制的人，其實是婆婆，而不是丈夫。除了受到家庭暴力對待的配偶之外，多數的大陸及外籍配偶都認為和丈夫間的相處是還可以的。為什麼婆婆成為執行控制大陸及外籍配偶的人？沈倬如、王宏仁（民 92）的解釋是：大陸及外籍配偶是嫁到臺灣來「作媳婦」的，媳婦這個角色在臺灣傳統中，就是擺在大家庭的親子關係的脈絡中來定義的，所以媳婦原本就是由婆婆來調教的，因此執行控制大陸及外籍配偶的人通常就是婆婆。但是，Gallin（1984）對臺灣本土女性所作的研究中認為，當臺灣媳婦開始工作賺錢之後，婆婆對於媳婦的控制力已經式微了，因為媳婦掌握了比婆婆更

多的外在資源。對照之下，臺灣婆婆對媳婦的控制力似乎在大陸及外籍媳婦的身上，找到新的出發點，這種情況到底是種族歧視作祟？還是如同 Gallin（1984）所言，當媳婦缺乏適應環境及賺錢的能力，也就是媳婦比婆婆更缺乏內外在資源時，婆婆的權力就得以展現，甚至放大？還是其他尚未發掘的原因？值得再深思。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情形和媳婦的種族背景有關。

當家庭暴力事件發生的時候，警察常常是第一接觸受虐婦女的人，陳淑芬（民 92）以家暴受虐婦女為對象的研究指出，受訪者普遍感受到警察對於求助的大陸配偶，並不是抱持幫助的態度，不是藉口臺灣的家暴法不適用於大陸配偶，就是言語中讓她們感到被歧視，還有警察人員將她們的行蹤告知虐待她們的丈夫，而且臺灣的法規對於合法結婚但是尚未取得身分證的大陸及外籍配偶，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如果在取得身分證之前，臺籍配偶死亡或因婚暴訴請離婚者，大陸新娘仍可能面臨被強制遣返的命運。另外，因為取得身分證的同時也取得工作權，如果一位大陸新娘在未取得居留權前遭受婚姻暴力，若她選擇離開暴力家庭，馬上面臨的就是無法就業的窘境。」（陳淑芬，民 92：192）

當大陸及外籍配偶未取得居留權前，是不能夠在臺灣工作的，所以陳淑芬（民 92）就指出，如果受虐的大陸及外籍配偶，未能在臺灣工作，養活自己及小孩，就意味著無法脫離虐待關係。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之下，多數的大陸及外籍配偶在受虐時，大多採取的是忍氣吞聲的態度，委曲

求全的生活下去。朱秉慧（民 91）及陳明志（民 91）都指出，由於法令的關係，相信受虐的大陸及外籍配偶人數一定多過官方的正式統計。法令及執法人員原本的職責是保障人民與秩序的，然而現今卻成了讓受害者選擇「沉默」（silence）的原因，不就反過來成了另外一個壓迫源？

當子女到了就讀年齡時，家長和學校老師溝通是很平常的事。黃森泉、張雯雁（民 92）指出，外籍配偶的子女在外表上，是很容易辨識出的，因此她們的子女有些就遭受到同學的歧視；也由於外籍配偶本身被夫家剝奪學習臺灣的語言文字的機會，相對之下，對臺灣的教育等方面也就無法瞭解，也就較無能力輔導自己子女的功課，有些外籍配偶就感受到學校老師的冷漠態度及歧視。常常外籍配偶的丈夫忙於工作而沒空跟學校老師溝通，就使得問題持續惡化，轉而變成小孩產生學習困難或學習障礙的問題。這樣的結果又強化了老師對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的刻板印象，一個惡性循環就這樣揮之不去。Weiler（2000）認為學校教育是許多移民在新社會得以立足的管道，當學校的老師不願意或無法有效幫助移民或移民家庭的小孩克服學習問題時，是否表示這個社會並未準備接受這一群移民及其小孩呢？是否表示這個社會只想讓外移人口及其子女，扮演社會邊緣人，社會底層的人？

二、從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分析 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所遭遇 的問題

從上述的問題陳述中，可以發現不同

的研究報告與研究對象，都重複呈現出，受訪的大陸及外籍配偶感受到被歧視與壓迫，當筆者將這些被歧視與壓迫的經驗放在一起，就發現目前的臺灣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對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的壓迫系統，而且這個系統中的各個環結，也同樣是環環相扣的，從婚姻仲介業者、媒體、夫家及鄰居、學校老師、同學、警察人員的態度，以及臺灣的移民法規，都在執行歧視與壓迫的事實。這個環環相扣的壓迫系統筆者整理如下：臺灣人較佳的經濟能力讓大陸及東南亞的女子想要嫁來臺灣，臺灣人先入為主，對於來自大陸及東南亞貧窮國家人民的歧視觀念，經由婚姻仲介業者與媒體的強化之後，讓臺灣人雖然相繼迎娶這些地區的女子為妻，然而在婚姻關係形成之初，即對他們的配偶抱持控制、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於剝奪她們識字與交友的機會，以達成控制的目的；臺灣傳統觀念中，婆婆必須加以調教媳婦，對媳婦有較大的控制權，相對於臺灣婆婆與臺灣媳婦間的關係，目前臺灣的婆婆對於大陸及外籍媳婦的控制權顯然大得多，這種情形顯然和媳婦的種族背景，有很大的關係；除此之外，臺灣的法令也在媒體的「監督」及政治考量下，將移民法規中的居留權及身分證，作為控制的手段，未取得居留權及身分證的配偶，如果不幸遭受到婚姻暴力，就必須忍氣吞聲的生活下去，否則就會遭到遣返的命運，政府、媒體、夫家都如此對待大陸及外籍配偶，影響所及，當然警察人員更是不可能跳脫出這樣的態度；並且，有些學校老師對大陸及外籍配偶及其小孩存有偏見，當小孩到

學齡階段時，大陸及外籍配偶限於對臺灣教育的不瞭解，或是最初夫家並不容許她們外出參加識字班等因素，而無法幫助自己孩子的功課，這樣的情形反過來就更加深了學校老師原有的偏見。臺灣的社會就這樣綿密的編織出一張歧視及壓迫大陸及外籍配偶的網絡。在這一個歧視與壓迫的網絡中，在夫家的控制及媒體的醜化方面，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所遭遇的歧視是不相上下的，然而在居留權及所延伸的相關問題，例如脫離受虐關係方面，大陸配偶所受到的限制是多過於外籍配偶的，而外籍配偶在語言文字所延伸的相關問題，例如子女就學方面，所遭受到的歧視多過於大陸配偶。就現階段的文獻中，尚未出現有關臺灣醫療體系在這方面的問題，究竟是臺灣醫療體系尚未有研究探討這個問題，還是臺灣醫療體系在這方面作得比較好？值得觀察。而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被歧視與壓迫的原因，追根究底還是因為臺灣人對於大陸及東南亞國家人民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所造成的。

早年西方的白種人因為較強的經濟能力，所以購買黑人成為他們的奴隸，並對黑人以各種方法剝奪自由，進行控制，對照前述 Smith (1986) 及 Saulnier (2001) 所說明的相互交扣的壓迫系統，臺灣社會不是複製了當年白種人欺壓黑人的社會系統，以雷同的方式對待大陸及外籍配偶？臺灣的社會不就是讓大陸及外籍配偶，因為她們的性別、種族、社會階層，而遭到多重的壓迫嗎？然而對照 Hudson-Weems (2001) 所描述的黑奴制度盛行時候的白人和黑人間的關係，不同的是，當年白種

人是全面的，沒有例外的壓迫黑人，甚至剝奪人權與自由，而本文無法推論的是，臺灣的社會是否全面的壓迫大陸及外籍配偶，並且剝奪她們的人權與自由？但是不能否認的是，臺灣的社會已經在某種程度及層面，對大陸及外籍配偶造成壓迫。當二十一世紀來臨時，人類共同的期待之一，就是世界不再有歧視存在，臺灣也應該以此為目標，不能容許任何形式及程度的壓迫與歧視存在。

肆、婦女主義理論對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現況之啟示

Smith (1986) 指出，就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而言，經濟體系、醫療體系、教育體系、工作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等主要系統，都必需重新檢視，系統中是否對有色人種的婦女造成不平等？除了改變造成壓迫的系統之外，整體社會必須有效的排除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才是營造出平等的環境最主要的作法。如果就前述的分析，臺灣的社會已經使得大陸及外籍配偶，因為她們的性別、種族、社會階層，而遭到多重的壓迫，社工人員應該促使每一個造成壓迫的體系改變，實際可以介入的系統及作法可以是：

(一) 改變存在於臺灣社會的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當大陸及外籍配偶在臺灣所遭受到的壓迫，追根究底是來自於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時，應該思考：臺灣社會可以作那些努力，以消除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以及臺灣迎娶大陸及外籍配偶家庭中的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在西方社會，黑人女性以她們擅長的舞蹈、歌曲、詩詞來

表現她們的文化，進而讓其他種族的人瞭解，接受黑人文化。看電視是大部分的大陸外籍配偶和夫家人共同的消遣，臺灣社會也可以電視，電影等戲劇的方式，將大陸及外籍配偶適應夫家生活的種種情況或彼此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誤解及化解方法等主題，讓廣大的家庭從中學習，逐漸化解種族歧視。除此之外，臺灣社會應該為各種族裔的人們創造空間，介紹推展不同族裔的文化，對臺灣社會大眾進行多元文化的教育，當彼此有越多的瞭解與接觸，才是彼此尊重的開端。臺灣社會接受多元文化是一條必須走的路，大陸及外籍配偶的小孩長大之後，臺灣社會須準備好平等對待他們，否則多重壓迫的惡性循環，勢必不斷重複。

(二)相關法規或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者，也應該時時自我檢視，在制定政策時，是否是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對某些族群人口造成壓迫的系統？還是在制定一套對所有族群、種族都有益的龐大系統？在女性主義漸漸被臺灣社會接受時，現今的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者已經注意到政策制定的過程要注意性別差異的問題，並應該在制定政策時，照顧不同性別的人口的需要。當臺灣社會要廣為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的婦女成為新臺灣人時，相關法規或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者也要注意這些婦女的特殊需要，避免讓法規及社會福利政策變成壓迫的工具。

(三)對於目前職務上須直接協助大陸及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工作人員，如：國中小學老師、警察人員等，主管機關都應該為他們舉辦有關提升「種族敏感度」(race

sensitivity)的在職訓練，幫助他們面對自己對於不同種族的人的想法，建立種族平等的意識，唯有態度改變，才是有效幫助的開始。

(四)當臺灣的人口逐漸多元化之後，各領域的社工人員，例如：家暴社工人員、兒童福利社工人員、婦女福利社工人員、學校社會工作人員，應該先行誠實的自我檢視，自己是否存在對某些國家人民，有種族歧視的偏見存在？這樣的偏見會如何呈現於工作過程中？又如何影響社工人員的工作效能？這些對「種族議題」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也應該透過各種在職訓練、工作坊、研討會的型態，注入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者及第一線的社工人員腦海中，幫助他們成為具有「種族敏感度」的有效社工人員。社會工作的學校教育，更應該將這樣的「種族敏感度」加入相關的課程及實習訓練當中。各校的實習手冊應該加入這樣的議題。社工人員更應該自許不要無形中成為壓迫的幫手。

(五)臺灣的教育體系、警政體系、醫療體系，及工作體系，也必須一一的檢視體系中的政策，是否忽略了其他種族人口的需要？體系中人員，是否抱持種族歧視的偏見？促進社會的改變也是社工人員的職責之一，社工人員可以在體系漠視問題，不願意改變的時候，扮演倡導者的角色，採取社會行動，促使這些體系改變，照顧大陸及外籍配偶的需要。

伍、結 論

大陸及外籍配偶在臺灣的數量，將持續的成長，這是一個臺灣社會不容忽視的

現象，然而當這些非主流的人口進入了以臺灣人爲主流人口的社會時，臺灣的社會卻形成了一個對非主流的人口的壓迫系統，而且這個系統中的各個環結，是環環相扣的，從婚姻仲介業者、媒體、夫家及鄰居、學校老師、同學、警察人員的態度，以及臺灣的移民法規，都在執行歧視與壓迫的事實。而非主流的人口被歧視與壓迫的原因，追根究底還是因爲臺灣人對於大

陸及東南亞國家人民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所造成的。從婦女主義理論的觀點而言，重新檢視臺灣的經濟系統、醫療系統、教育系統、工作體系、社會福利體系等主要系統，是否存在對非主流人口的歧視，是社工人員對這一群人口可以提供服務的方向。

（本文作者爲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朱秉慧（民 91）運用個案管理從事婚姻暴力服務之探討：以臺北市爲例。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北，臺灣。
- 余政憲（2003）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報告。中華民國內政部。
- 沈倬如、王宏仁（民 92）融入或逃離？——越南新娘的在地反抗策略。會議論文發表於西元 2003 年臺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
- 邱方晞（民 92）東南亞外籍新娘家庭問題與協助需求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1 期，頁 176~181。
- 夏曉鵬（1997）女性身體的貿易——臺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級，族群關係與性別分析。騷動，第四期，頁 10~21。
- 陳明志（民 91）警察機關執行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問題之研究——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爲例。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研究所。臺北，臺灣。
- 陳庭芸（民 91）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與越南新娘爲例之比較。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臺北，臺灣。
- 陳淑芬（民 92）（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歷程——兼論服務提供者對（大陸新娘（的假設及其對服務提供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第 101 期，頁 182~199。
- 陳源湖（民 91）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成人教育，第 68 期，頁 25~34。
- 黃森泉、張雯雁（民 92）外籍新娘婚姻適應與子女教養問題之探討。社會科教育研究，第八期，頁 136~169。

顏錦珠（民 91）東南亞外籍新娘在臺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嘉義，臺灣。

韓嘉玲（民 92）傭人抑或太太？婦女勞動力的跨境遷移～大陸新娘在臺灣案例研究～社區發展季刊，第 101 期，頁 163～175。

英文部分：

Gallin, R. S. (1984) The entry of Chinese women into the rural labor force : a case study from Taiwan. *Signs :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9 (31) , 383-398.

Hudson-Weems, C. (2001) *Africana Womanism : The Flip Side of a Coin*.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5 (3) , 137-145.

Jaimes*Guerrero, M. A. J. (2003) "Patriarchal Colonialism" and Indigenism : Implications for Native Feminist Spirituality and Native Womanism. *Hypatia*, 18 (2) , 58-69.

Liu, Kai-Ling (1999) The Quilt of the Letter :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Proc. Natl. Sci. Counc. ROC (C)* , 9 (4) , 622-629.

Phillips, L. & McCaskill, B. (1995) Who's Schooling Who? Black Women and the Bringing of the Everyday into Academe, or Why We Started The Womanist. *Sign :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 (41) , 1007-1018.

Piper, N. (1997) International marriage in Japan : 'race' and 'gender' perspectives. *Gender Place & Culture :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4 (3) , 321-339.

Reed, P. Y. A. (2001) *Africana Womanism and African Feminism : A Philosophical, literary, and Cosmological Dialectic on Family*.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5 (3) , 168-176.

Saulnier, C. F. (2001) Feminist Theories. In Peter Lehmann and Nick Coady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Eclectic Approach*. Chapter 14. P.255-275. New York :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Smith, B. (1986) Some home truths on the contemporary black feminist movement. In Nan Van Den Bergh & Lynn B. Cooper (Eds.) *Feminist visions for social work*. P. 45-60. Washington, DC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Weiler, J. D. (2000) *Codes and Contradictions. Race, Gender Identity, and Schooling*.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